

《琦君讀書》讀記

任允松*

書名：《琦君讀書》

作者：琦君

出版：臺北市，九歌出版社

版次：2006 年

書號：ISBN 978-957-4-37-1

琦君¹，一個感動本世紀五〇至七〇年代的名字，是位創作「量多質精」的女性作家。作品曾榮獲中國文藝協會散文獎章、中山學術基金會文藝創作散文獎、新聞局優良著作金鼎獎、國家文藝散文獎……等。創作以散文為主，也包括小說、評論、翻譯及兒童文學，其作品曾被翻譯成英、日、韓等多國語言。其真實不造作的親切風格，風靡文



* 玄奘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。

¹ 琦君(1917-2006)，本名潘希珍，後改為潘希真。「琦君」筆名的由來，是因夏承燾老師取「希世之珍琦」的「琦」字來稱呼她，再加上「君」字的敬稱。

壇而歷久不衰。琦君在《琴心》有言：

「我只是樸實地用膚淺的文字，傳遞出我的點滴心聲，這一字一句裡有我歡笑，我的眼淚，有我對過去不盡的懷念，對未來無窮的希望。」

宛如鄰家大姊般直樸懇切的筆韻，更是被選入台灣的中學課本成為教材。

琦君因散文與小說而成名，然一部電視名劇《橘子紅了》，則是將琦君的名號響度，往後再延伸至九〇年代。對於琦君散文與小說的品評文章、學術論文已有多篇，九歌出版社則將琦君寫的數篇書序、新書介紹、讀書感想……匯集成《琦君讀書》。該書〈自序〉：「我不願將寫『序』與『贈書』視為文友間的例行俗套，而認為是對友情的由衷珍惜。所以在先睹為快之餘，嘗試誠懇地寫出我的心得感想，向廣大讀者推介值得細讀的好書。」琦君稱這是一本友情的書，強調她是推介而非評論。就內容架構，該書是部「書評總集」，一旦篇篇細讀，又不知不覺進入了琦君的散文世界，文中的措辭饒富情感，對人物的品評充滿關懷，處處可見「琦君筆法」。

琦君評論文章的尺度，如其自敘所說：「一篇好的文章就是要達到真、善、美的境界。」該書中，〈讀世緣鎖記〉文末有評：「一本好書是要用全副心靈去感受，不需用腦筋去思考，好書不僅在於文字的幽默風趣（美），感情的篤厚濃烈（真），更在乎以「美」的筆觸和「真」的感情所呈現的道德境界（善）。」琦君說的「真」，指的是「內容」；「善」，指的是「性情」；「美」，指的是「筆觸」。

綜觀琦君評書，特色如下：

一、評讀取材的多樣性

全書共收錄 31 篇文章，計有遊記 2 篇，兒童讀物 3 篇，散文集 11 篇，新詩集 2 篇，報導文學 4 篇，小說集 4 篇，還有一篇畫評，一篇是專題書評，另外三篇為琦君個人的自我抒發作品。

這 31 篇書評當中，仍以琦君所擅長的散文與小說為大宗，同時也呈現出她閱讀評論取材的多樣性。書中〈金盤街〉一文：「寫芸芸眾生相，作者始終保持一份溫厚悲憫情懷，不含絲毫嘲諷意味。對三個主角的細膩勾勒以外，其他角色，雖著墨不多，亦復如此。這一點，我認為是林女士和張愛玲的筆調風格最大不同處。因為張愛玲總是冷酷地透視人物，冷酷地予以刻劃，話儘管入木三分，卻於字裡行間，泛著一陣陣生命的霉腐氣，令人心灰意懶。僅賴文字的技巧，又有什麼啟迪性可言呢？」文中對張愛玲的犀利，不得不佩服琦君閱讀的廣博與品評的直書敢言；能將、敢將張愛玲以負評角色來凸顯他者之優的，琦君該是鳳毛麟角。

閱讀後給予評價，應從實際出發，做到公正、客觀、科學，防止主觀隨意性、片面性和表面性，要實事求是，注意顧及全篇，把握基本傾向，並且知人論世，即顧及作者的全人，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。要對一篇作品作出評價性的閱讀，需在全面、深入閱讀的基礎上，對文章或作品進行評價性的閱讀活動。然而琦君的閱讀也因為種類的多元，加上自身的豐富情感，較多偏重於形象的直覺，主要在於感受作品的「真、善、美」，自然主觀色彩偏重，卻也饒富趣味。

二、理性評文、感性評人

琦君對書中諸文、諸書，採取了「鑒賞性」的閱讀，在基本理解了閱讀對象後，進一步對讀物進行鑒別和欣賞。琦君不僅具備理智上的領

悟，更多的是情感上的反映，可說是一種審美的活動；評的是文章之美，品的是人格之善。該書除了鑑賞被讀作者、作品的藝術技巧、寫作風格外，更多的是被讀作者、作品的思想內容與政治、教育、兩性的立場。

書中〈家變〉一文：「他在日記上寫『家是什麼，家大概是世界上最不合理的一種制度。…事實上，如果我們開眼看一看人家其他的異種西方國家文明，看看其他的高等文明，就會知道根本就不認為什麼孝、不孝是重要的東西…』多麼觸目驚心的字眼。我並不期望小說家以寫《孝經》的心情寫小說，但從事寫作的人必須有他道德良心上的責任」。姑且不論琦君所評論的內容、立場是否有其偏頗，如此直言不諱，痛快淋漓的批判式字眼，足見琦君對「真」與「善」的執著。

另〈從美國下手〉一文：「可見他寫作態度的嚴謹，尤其難得的是他對大陸共產政體的徹底認識，分析的鞭辟入裡，足以吹醒許多人對社會主義所存的幻想與迷夢，這是最值得欽佩的。」清楚表明了琦君反共、反社會主義的政治立場。文人難免相輕，但也總是鄉愿，寫書評總喜「阿其所好、虛誇溢美」，能像琦君如此大不諱的表達自身政治立場、思想立場與單刀直入式的予以其他作者、作品犀利批判的，這又是另一種「琦君式」的書評風格。

三、藉他人之文澆自我塊壘

琦君畢竟是創作型的作家，書中集文既是書評，也是寫作，從其篇名即可一窺究竟。琦君於每篇書評前下一標題，以為此篇題旨，例如：〈舊江山都是新愁—讀《八千里路雲和月》〉、〈是多情還是無情—讀《無情不似多情苦》〉、〈總是鄉愁—讀《沿著雪山行》〉…等。這是琦君自身的感悟，也是對所讀之書(文)的詮釋。

書中琦君特喜「借他人酒杯，澆自己塊壘」，例如讀莊因〈八千里路

雲和月〉一文：「…只有在雨花台，他買了一包晶瑩的小石，是一份閒情呢？還是想拾回一點童心？這個和在故宮大殿前，拾回一塊殘磚的沉重心情，總算不一樣了。」讀〈無情不似多情苦〉一文：「她在該文中寫道：『去國八年，竟是帶著這份慘痛的心情來圓我的還鄉夢。』又說：『母親從來不曾老過，在我心中，亦將永遠不老。』我也想起逝世四十年的母親。深信的凡是仁慈寬大犧牲的人，在我們心中是永遠不會老的，我們不要再哭了。」同樣在讀〈佩瑜散文集〉一文，「這時我想起我的母親，在煩惱時對著一顆繁枝茂盛的樹，定定地看著。她說：『看了樹心情就舒坦了，樹葉會落、花會落、果子也會落。我滿心的煩憂也只有丟棄了。』母親真是為『哲人』，因此我稱那是母親的『菩提樹』。」都是藉由原著進而接力出自己的情感。〈不薄今人愛古人〉一文，更是琦君展現其創作激情，圍繞著此一主題，每一段引古詩詞入文，凸顯出其紮實渾厚的國學基礎，藉由書評寫作，創作出一篇「評古論今、引經據典」的深度好文。

四、負責且細膩的閱讀

秉持著「以文會友」的寫作精神，琦君閱讀每本書時，用心縝密；下筆寫評之際的字斟句酌，更是以全副心魂投入其中，體會作者的深意與文章的奧妙精微。琦君本著一個「誠」字，將自己所讀、所感的點滴，如實傳遞、報導給每位讀者。讀〈遙遠〉一文，自敘：「為了對文月的身世背景和感情思想多一點了解，我先看讀她另一本散文集《讀中文系的人》。」正是如此真誠與細膩的閱讀，故琦君所評決不鄉愿，更不奉承，而是秉筆直書，有話直說，有感直抒。讀〈月光山莊〉一文：「不知是迷信還是有科學根據？作者穿插此一人物之出現，目的是為製造意外的高潮。但我坦誠地認為是否可以省去？就讓表弟是阿本的生父，豈不一樣是一幕無可奈何的悲劇嗎？相信作者當不以我言為忤吧！」琦君總是在

深入閱讀後，給予誠懇、由衷的建議。讀〈家變〉一文，堪稱本書最爲犀利的一篇書評：把文字搞的「顛三倒四」、用這種不像人話的句子寫文章、有意「捉弄讀者」、「虐待讀者」的字眼都使出了，如：「在我看來，王文興恰恰以他的矯揉造作，扼殺了文字的生命，殘酷地使原來活生生的文字僵死了。」該文不僅僅是對於〈家變〉作者本身措辭、內容的批評，更是連同評介該文的評論者，琦君評道：「我所期待的批評立論的公正，無論師友，或王文興的授業弟子，都能各自發揮卓見，而不強作解人。讀者諸君，更要以自己的眼光批評『作品』，也批評『批評文章』。」如果沒有用心的細讀，一個讀者立場恐怕很難給予如此「嚴厲懇切」的評論。

讀〈金盤街〉一文：「例如瘦婆的床位堆滿盛開彩色繽紛的菊花、劍蘭、玫瑰，都是塑膠的（『塑膠的』三字擺在後面，要比擺在『盛開』兩字之前效果更高，於此見得作者下筆用心處）。」又如：『月亮升起來了，把金盤街抹得像剛擦過的銀器。』故意以鮮艷、明亮的光作簡陋暗淡的反襯。像這類閃爍才華的筆觸，俯拾即是，美不勝收。『金盤街』三字也正是強烈的象徵之筆。」足見琦君一絲不苟的縝密心思。與其說此文是一篇書評，說其是濃縮版的原著則更爲適切；經過琦君於此文的引讀，讀者幾可全視《金盤街》此書矣。

五、亦評亦教的敦勉

琦君讀書是負責的、是認真的，因此她所寫出的評論是真切富感情的。〈讀母親的夢〉一文，琦君對於作者邀序時提到：「他把校樣送來時，對我說：『只要隨便翻翻，說點感想就可以了。』我既要寫感想，又怎麼能只隨便翻翻呢？我必須要仔細的讀；讀完以後有感想就寫，沒有感想就不寫，這才是誠實的態度。」正是如此重視她的讀者，琦君想給讀者

在閱讀時，除了樂趣、情趣，還能有智識上的所得，故琦君於評論別人文章的同時，也在教導讀者如何寫作文章及賞文要旨。

〈無情不似多情苦〉一文：「麗清可千萬不必有這樣的想法，文章只要出自至誠，言之有物，長短由之。自自然然從心靈中流洩而出，行乎其所以不得不行，止乎其所以不得不止，才是人間至文。像畫家畫石，有的畫重、拙、大，有的畫皺、透、瘦，一樣表現出石頭的風貌。」以畫喻文，精闢得體。〈迷失的雨季〉一文：「說實在的我平時對閱讀遊記，興趣常不及對其他文體為高，因為我深厭那些流水帳式或日記式的枯燥敘述，和冗長的資料重組。」將遊記文體的常見缺漏，不留痕跡的訴予讀者。〈夢中的花朵兒〉一文：「我實在不安藝事，所以真正只能做一個全外行的觀摩者。」表面上琦君「自謙」對藝術是一竅不通，但從其評論卓以玉的畫作行文中，豈是外行話，琦君把卓以玉的每幅畫當成一篇篇美麗的、有感情的、有溫度的文章在仔細琢磨品味，方能有此入神的「畫評」。

琦君的散文如同張愛玲的小說，琦君在台灣堪比冰心在大陸。這本《琦君讀書》，讓我們感受到琦君評書的素養、學養、涵養，讓我們深沁在她厚實的文學底蘊中。琦君用一顆真誠的心，謙沖自牧的給予她所拜讀作品的作者懇切的建議與讚賞，不時也情不自禁的饋予感同身受的喝采。書中看不出她倚老賣老的權威，也不見傲視群雄的霸氣，更多的是溫柔敦厚與謙沖自牧。